

PP 6767/01/2009

2008 年 8 月

RM 6.00

清流

季刊 ALIRAN JERNIH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日期: 2008年5月29日 (星期四)
地点: 怡保育才华小礼堂
活动: 《清流》编委涵青主持黎紫书新书《因时光无序》推介礼(配合“育才百年书展”)。

日期: 2008年7月27日 (星期日)
地点: 霹雳福建公会
活动: 第六届孔子杯青少年作文大赛马来西亚获奖优胜者颁奖礼。



荣获优秀组织单位奖的代表与颁奖嘉宾合照，会长钟钦富代表文艺会颁奖。



荣获优秀辅导奖的教师与颁奖嘉宾合照。



荣获一等奖优胜者与颁奖嘉宾合照。左三起: 福建公会青年团秘书吴建华, 福建公会妇女组主席王诗貽, 张树钧(胡万铎代表), 大会主席王枝木, 李荣德(胡万铎代表), 会长钟钦富。



文艺会创会会长徐持庆文学硕士, 主讲“古典体诗词的创作与欣赏”, 主持人为《清流》主编章钦。



荣获二等奖优胜者与颁奖嘉宾合照。右一为涵青; 左一: 吴明月, 左二: 黄奕山。

74 期

2008 年 8月出版

- 主 编 : 章 钦
- 编 委 : 驼 铃 紫 梦 羚 一
岳 衡 王 枝 木 有
涵 青 明
- 发行主任 : 章 钦
- 封面题字 : 叶兆熊
- 创刊日期 : 1990年3月1日
- 出版准证 : PP 6767 / 01 / 2009
- 国际书号 : ISSN 1511-9211
- 编 辑 部 : ALIRAN JERNIH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 出版及发行 :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ama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 平面设计 : PROVENCE DESIGN & MARKETING
131, Jalan Perajurit, Taman Ipoh Timur,
31400 Ipoh, Perak.
- 承印者 : Dolphin Press Sdn. Bhd.
98, Jalan PBS 14/4,
Taman Perindustrian Bukit Serdang,
43300 Seri Kembangan.

目录

封面内页



清流细雨 (编委的话)

4	贺出书, 谈往事	一介
---	----------	----



江河奔流 (笔谈·评介篇)

5	印华诗歌赏析之一叶竹	秦林
12	自芊华《外婆的发髻》所引发的	林琼



清溪漫流 (散文篇)

18	读书何价	看看
20	出书的苦味	臻杰
23	慎读	辛情
27	合艾的中国小姐	田埂
31	母亲	漠北羊
38	女人·花	涵青



浩瀚人海

(小说篇)

40	只能留下回忆	朱颜
42	大富由天	良木
55	再见明月	驼铃



诗歌篇

65	小诗磨坊	秦林
----	------	----



(文学蓓蕾篇)

73	走过母校与万阁楼	王元
76	我只能怀念你，姑姑	高丽虹
82	你在看什么？	玉果



海内存知音

(国外作品篇)

86	寻根之旅（一）	晓晨
91	一枕书香	邱俊伟

100	霹雳文艺研究会四十周年会庆	徐持庆
-----	---------------	-----

封底内页



清流细雨

（编委的话）

74期封面



贺出书，谈往事

一介

本刊主编章钦兄的生活小品《生命的光亮》出版了，可喜可贺！在此之前，接到这喜讯时，我在电话中对他说：“真是因缘殊胜，殊胜因缘！！”章钦兄写作多年，工余又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当前我国大环境，出版马华文学作品，作者得自己掏腰包付印刷费，还要当“推销员”，所以许多写作人视出书为畏途。自从多年前出版了《落叶的日子》一书之后，章钦兄再无文章结集。这回却是因缘具足，水到渠成，由某一佛教组织代为出版。我想起某位法师的一幅字：“慈心好缘，缘来是福”。

今年3月8日大选之后，我国政局一新！霹雳州新行政议员倪可敏（兼太平区国会议员），曾是《清流》与《南园》的笔耕者。《南园》是推动校园文艺的副刊，1991至1992年，由《南洋商报》霹雳增版提供版位，霹雳文艺研究会组稿（由我实际执行），每两星期见报一次。那时可敏勤于写作，发表时或用真实性名，或署“丁口每文”（即“可敏”二字）。他令兄可健，也是《清流》与《南园》的作者，作品还包括书法，除了用原本姓名又另用“丁口建人”（即“可健”）笔名。由于欣赏可敏的书法，1994年我编选蔡有辉先生的遗著《渔火浪花》，特地请他题写书名、上辑《渔岛留鸿爪》、下辑《原乡情意结》的名称。承蒙可敏拔笔相助，盛情可感！当年，他显露的是写作与书法才能，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若干年后，他的法律造诣、一流辩才、政治才干等等都迸发出来了！可敏加油，为国为民服务！

印华诗歌赏析之—— 叶竹

秦林（新加坡）

（一）笼中鸟

他使我不安
他收容我
以一栋通风的旅店

我失去示威的权利
吊庄檐下
孤苦如风铃

我没有自由
一支未完成的曲子
就这样唱起
我把它唱给大地
落叶是会长出一株飞翔的
镜子

我逃离不出他们追踪
我已厌倦了这场打独斗
很想一拳打去
邀他出来谈谈





我不再安心
他在转换我的视角
以及难于觉察的不同
还有一个
不大认识的自己

他是善良的
不作虚假的报告
我逃离镜面
一路走去
一路消失

“在一座古老的森林中，/一株株的树被伐倒了。
/一条垂直的虚空/震颤着，形成一根树干/在那倒下的
树旁”，这是于勒苏佩维埃尔（Jules Supervielle, 1884-
1966）的诗。他既是法国人又是乌拉圭人。这首诗从
事实作为出发点，经由心灵得到升华。叶竹的这首
《笼中鸟》亦然，它写得平实克制，却感人肺腑；笼
中鸟失去了“鸟权”，然而，却让落叶从土地长出株
会飞翔的曲子，热情地歌颂自由的可贵。



(二) 门

一直 以来
都是他在操心
手把很好扶我一把
还送我一块木板

我不敢说什么
我只是说我喜欢光
他就暴跳如雷

他只会把我和我自己隔开
使我不晓得我是谁
等到一切就绪了
他欣然盗着我的致谢

间隙透过的风
没有重量
一丝丝的令人不服气

门把我重重关起来
显示威武十足
其实里面没有光彩

我不需要门
我不需保护
我要的只是
让月亮可以自由来去的那种无防



《门》是一首咏扬诗，虽然结构稍嫌松散，但诗人把“门”这道人类文明的发展后的第一道防线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来写，从而赋予它更意味深长，因而是一首对文明价值提出最低门槛的不是一般的咏扬诗：“让月亮可以自由来去的那种无防。”

(三) 疯妇骑上火车的联想

我在铁轨旁
火车厢像疯妇似的
一节节而来 好险
刚好碰上一颗站在路边的我

很远我早就看到
她上车的姿势
不容你细想
喏！就这样上去了

后果我也是知道的
谁愿意把生命交给
失去方向的驾驶人

我想高喊
但又有谁听懂树叶的声音呢
反正跑也跑不掉了
只好硬硬的
接下她
失控的前进



《疯妇骑上火车的联想》是一首很特殊的诗。我所以说它很特殊，在于“疯妇”这个意象在审美想象里不易唤起人们的关注。疯妇怎样骑上火车？这不是火车轰隆隆的似交响乐的联想，而是一种审美暗示，具有深厚的含金量。从疯妇骑上火车冲过来的联想，又有谁听得懂这一类超现实色彩的诗的声音？秘鲁诗人巴列霍(Cesay Vallejo, 1892—1938)写过一首《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的超现实的诗，诗的狂野，以及绝超的愤怒，不正是诗人叶竹的“所正跑也跑不掉了/只好硬硬的/抬下她/失控的前进。”在诗人温文尔雅的外表下，蕴藏一腔怒火。

(四) 消息

消息不会离开你
它拒绝传媒
它会忽发而至
晾在晒衣竿上

有点像海啸
续而是地震
再过去
就是热泥浆在抢村劫乡



在深夜里
它会忽然把我叫醒
摸摸额头
东边 有没有我的鱼肚白

七月十一日
今天的婚姻告诉我
我只能向前
一次的诞生
就是一次结束

《消息》里提供一个消息：7月11日，那正是有关当局对当地华人身份进一步放松的“消息”，是祸是福仍是未知数。这首诗，前几段有些句子写得很精彩：“消息……它会忽发而到/晾在晒衣竿上。”，“……再过去/就是热泥浆在抢村劫乡”，“……东边/有没有我的鱼肚白”。诗，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诗人写诗，也是一种记载，一种一切都在不言中的历史记载。

(五) 湖

高山中的一枚胸章
我来了
我要潜入你的心脏

我鱼跃般跳来跳去
你使我激动不已
无法克制自己

躺下去的味道
使我成为你的细胞
而且还可以找到
掉下来的月亮

《湖》是一首现代版的陶渊明体的田园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老面对南山，叶竹则是依偎高山的湖泊。前者本色瞻远，本真纯朴，后者亦如鱼跃般，结果无法克制自己，潜入湖中找到掉下来的月亮。形象清新，文字纯朴，在在显示诗人的特色。叶竹的诗风格多样化，因题材而异不拘一格，是一个潜质非常好的诗人，若继续坚持不懈，假以时日必可成大家。

自芊华 《外婆的发髻》 所引发的

林琼



近日读芊华《外婆的发髻》后，使我深沉地忆起了妈妈的发髻。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那时我方才十岁左右，似懂非懂，对妈妈的发髻和缠脚，感到好奇。妈妈说，那是她那个时代的风气风物，封建制度使然。

从发髻中，不觉引发起思绪绵绵，回忆那段遥远的童年，也记起小学时代那份天真无邪的生活。没想到时间那么一晃，自己竟也步入古稀之年，感觉黄昏已到来。

芊华多少年来静静地写作，悄悄地写散文诗，终于有了成绩，集成了这本《外婆的发髻》出版，这是芊华耕耘的成果。她的探索与实践，终于获得了大家的赏识，我也在这儿祝福她。

《外婆的发髻》于2006年5月由赤道风出版，封面画作：梁雕龙；版面设计：远澄；插图：简丹；印刷：Vck Printo，并获得同家艺术理事会赞助部分出版经费。全书内容分为五个小辑：（一）《走过的喜悦》，收录四篇得奖作品：《榕树难》《摔角》《茶香》《绣一幅壮丽彩图》。（二）《海外诗笺专栏点评》，收录四篇作品：《跋涉》《树语》《累成弯弯的月亮》《拆》。（三）《走近诗的世界》，收录：《诚信在天涯》《断情》《祖籍是什么？》《两代人的祖国》《金门地图等》，共40篇作品。（四）《赏析与短评》，收录作家如王惠明、钦鸿、成明进、顾言、阿蔡、高旻等九篇作品。（五）《附录》，收录作者赏析他人及他人赏析作者的五篇作品。包括林景、丁望、林锦、严炎。（六）《创作历程》，收入作者的《穿越散文诗，让记忆流浪一文》。书前有两篇序文：（一）赖世和的突围与超越——序芊华散文诗集，（二）梁肌龙的《诗觉的世界——读散文诗集〈外婆的发髻〉有感》。

关于芊华的散文诗，赖世和说：“标志着散文诗对散文、诗歌的突围与超越，也是她创作上的突破与飞跃。”而梁雕龙则评说：“对于芊华的散文诗，我是这样形容：如画，境界开阔，浓淡相宜；回归自我，情真意切。”其实他们两人的评语，全都在序文的题目上突显了出来。也就是说芊华的散文诗，已达到了“突围与超越”了一般散文诗的境界；而且已经融入了“诗意的境界”，更且回归自我的境地。我也认为他们两人对芊华的散文诗的评说，十分细心恳切，十分中肯中的。



芊华，原名黄明贞，另有笔名小岩。1957年1月17日生于新加坡，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女作家。她祖籍福建金门，是《赤道风》季刊出版人，是主编方然的贤内助。夫妇俩共同主持《赤道风》出版社，携手为新华文艺效力。芊华曾于199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与散文诗合集《绿的希望》，打响了知名度。1994年曾创刊《回响》散文诗刊，可惜一年后停刊。

芊华的作品曾被收入各种选集之中，据知有：

1. 《新加坡散文诗选》（中国·1991）
2. 《诗瓣流痕》（1994）
3. 《赤道线上的情韵》（1994）
4. 《新华年度文选》（1997—2005）
5. 《中国散文诗精选》（1998）
6. 《第六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文集》（1998）
7. 《地球村的诗报告》（1998）
8. 《新加坡作家散文选》（1999）
9. 《酒乡之歌》（2000）
10. 《2000年度中国最佳散文诗》（2000）
11. 《城市的呼吸》（2001）等

读了芊华的《外婆的发髻》散文诗集后感触良深。兹将我所喜欢的篇章稍列出来，告诉大家我的奇思感觉，酿成一串串微型诗，以便来日向微型诗家曦林讨教。

1. 《外婆的发髻》

妈妈也有发髻
牢记不远的时代
妇女独特的标记

2. 《祖籍是什么?》

不知祖籍的现代青年
他的无心
我的痛心

3. 《日历卡》

岁月滑过
曾几何时
也带走我的青春



4. 《榕树难》

见到榕树
深刻明白
根生蒂固

5. 《茶香》

我爱茶香
也爱咖啡香
各有千秋

6. 《跋涉》

起步不易
跋涉艰难
但须勇往直前



7. 《诚信，在天涯》

诚信在天涯

思念在心中

8. 《断情》

断情不易

念情不去

9. 《日月潭寄情》

想起日月潭

我们曾经携手

初秋绕湖

10. 《风筝》

看到风筝飞翔

顿刻之间

还我青春

11. 《秘密》

你有秘密

我有秘密

不可相告

12. 《向日葵》

向日葵如果不向太阳

只好低头





13. 《友谊》

友谊的芳香

像冬天的太阳

认识芊华与方然夫妇，是自供稿《赤道风》季刊开始，我每次寄稿，偶而会附上短笺，回信给我的总是芊华执笔。芊华的回信，步短扼要，字体娟秀。也许从字体中也可看出芊华的文静，正如梁雕龙在序文中所说：“在我的印象里，芊华非常随和、文静。”但他的夫婿方然却是活动频繁的，一动一静，配合成赤道风中的伴侣，也为文坛佳话。



读书何价

看看

前个时候，在“商余版”上看了笔抗兄写的《我劝学生不要读书》一文后，心有所感，倍觉读书何价？为何世上有人拼了老命去读书，又有人大唱反调，读书无用？

笔抗兄说：他看了余秋雨写的劝人不要读书，大惑不解。我认为：这可能是余老兄的反语，否则，余老兄穷半生精力，博览群书，到头来叫人不要读书，不是开读书人的玩笑吗？

看看世上许多大专院校，如雨后春笋地建立起来，近年来，还有许许多多的书展，许许多多的人在埋头著书立说，难道读书做学问是件坏事吗？想起汉书上班固说的“明性知情，大惑不罔”，该是读书的主旨吧？

笔抗兄读了书，当了四十多年的孺子牛，还劝学生不要读书，居心良苦，不可思议！我读了多年的书，真正用在孺子牛的身上，虽仅有十年八年，却深感读书真有点无价。有人说：世上最痛苦的人，是饱读诗书的人。苏东坡早就指出“人生识字忧患始”。对于读书，竟引起不少人的异议，难怪有人要讥讽“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其实，读书问题有二个极端：一是不读书，也有好处，不但可以省下穷人家一大笔读书费，也可以省下不少心血，过那樊膏继晷的寂寞日子。最妙的更是，有人坦言，孩子只要认得十个阿拉伯数字，纵然干不了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街头小生意，也可以偷偷做那些字票工作，可能一旦飞黄腾达，尤胜大学生呢！二是饱读诗书的人，考个什么学士、硕士或博士学衔者，一旦飞上枝头，权柄在握，作奸犯科，行尸走肉，不是拜学问所赐吗？那个时候，谁不知那是有学问的人的“杰作”呢？

想起从前的成功富商，真没几个饱读诗书的啊？像堂堂陈六使、张国林、林梧桐等等，都不是饱学之士，他们的贡献，也蛮不错的。二月河在读书时，被老师喻为“废物”；纪晓岚做官时，遭乾隆皇帝斥为“无用腐儒”。这不也说明，读书是很具争议性的吗。余秋雨的劝人不要读书，笔抗兄的劝学生不要读书，都应验了纪晓岚临终时对家人抛下的一句话“莲子心中苦”，有待读书人细嚼也夫！



出书的苦味

臻杰

《清流》主编章钦兄成功出版《生命的亮光》，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诚如他在书记里说：“我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小品文，都可以各出一本书，而我一辈子是个工人，无法自掏腰包来出书，所以就不敢去想了。”

确实，在读书风气不盛的现今社会，出书是一种奢侈的想法，也是一门无利可图的商业，因为没有一间出版社愿意冒险为一位知名度不高的“爬格子”人，投下出版资金，冒血本无归的风险。于是乎，这群知名度不高的、而又想过“结集”出版瘾者，惟有设法筹资或把平生省吃俭用储蓄的老本拿出来，把已经“筛选过”（已发表过）的作品，印刷成册，赔上邮资，寄赠给同好斧正。这种吃力



不讨好的事，也只有这群“呆子”才愿干。至于书商，他们才不愿拨出宝贵的空间摆放这无人问津的东西。假如不信，不妨逛逛全马各大书局，看看有多少个大马华文作家的著作能在那儿找到。

其实，供大马华文作家发表的空间已不多，而维护作家福利的文艺团体，又都是文人相轻，或者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妙的一群。辛辛苦苦筹募的出版基金，供那些活跃的、知名度较高的执委都还不够，仍是僧多粥少，那有机会照顾到一群知名度差强人意、想把爬格子当副业都不能的写作群呢？

犹记得当年由杏坛退下，看到一群老友纷纷出书，羡慕不已。于是雄心勃勃的整理已发表过的稿件，寄给某协会批阅，希望能分得一份出版基金。没料到，该会执委收到稿件后，连信封都懒得打开，原封不动的搁在杂物堆里。事过数载，理事会改选，某新理事整理废物，才发现我的文稿，然后附上一封短函，把稿件退回给我。失望之余，只好把退休金的小部分拿出来实现出书的梦想。结果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除了赠邮资把书赠送好朋友外，余者一直搁在废物堆至今已有十多年了。如今我再也不敢有出书的非份之想，如章钦兄的勇气，令我万分佩服。



文学造诣颇高，而知名度也响当当的驼铃兄，当年出版《硝烟散尽时》，除赠送我一本外，另要我代销数本，而朱子棠兄出版的《由衷之论》，也要我协助代销。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他们的书，我一本也卖不出，只好自掏腰包买了送给喜欢阅读的朋友。至于陆庭谕兄则情况大有不同，他出版的《京华风雨，鹿鸣呦呦》，在一个同学聚餐时，免费送给每人一本。可是不久之后我发现卖kacang putih的印度大兄，把书本一页页撕下来包豆豆，这是多么可叹和可悲的现象！

外国许多专职作家，靠版权费过活，大写华文作家有把写作当正业、养妻活儿的吗？恕我见识肤浅，不知答案。

至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一般书籍内页所印的警句，但原版都没人问津，还担心别人翻印吗？若有人翻印，还真是求之不得呢！

在此我想提醒有意思要出书的文友，心里要有准备：一是血本无归，二是销售无门；至于为了实现“心愿”，牺牲在所不惜者例外。

慎读

辛情

作为现代人，不阅报章杂志，是不可能的事。

报纸与杂志，是知识、常识的来源之一，也是找话题的好材料，一日不阅读，面目可憎。与人闲聊时，亦无话题可谈，形同木头人。

可是，民国时期学问渊博琴棋诗画样样皆通、风流倜傥的弘一大师出家以后却严守不阅报这条戒律。



年少的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好生疑惑。这未免太过严格、太离谱了吧？

除了佩服弘一大师以出家前饱读诗书酷爱文字的背景，出家后能坚持放弃阅报这项爱好，我一直对他严守这条戒律无法解释。

须知，文人爱阅读，是天经地义之事。不阅读，简直生不如死。

今天的我，终于明白，出家人立志修行，一些报纸的内容五花八门，许多文字与图片充满了邪淫，十分干扰、破坏一颗清净的心，所以为了避免受污染，才放弃阅读。就算阅读，也必须谨慎选择内容。昔日如此，今天更甭说。

今天的社会，竞争激烈。

一些报章为了争取读者，刺激业务，不惜贩卖色情，以裸露的女性照片吸引读者。或放大意外血腥照片，或利用煽情的文字，使读者读后大声叫好。有者更以鬼神占卜之报导吸引大众。

于是乎，报纸一打开，都是一些淫秽、血淋淋的文字或图片，看后读后七情六欲莫不受其影响。

还有一些什么快速致富、月入万计的兼职广告，十分令人心动，但有多少是真实的？

以前的我，偶尔还会看看娱乐新闻：哪些明星正拍着什么戏，哪些歌星出国游历或出了什么新唱片？文字和图片都很正经，看看无妨。

可是，现在的娱乐新闻，三不五时某某吸毒、某某劈腿、某某堕胎、某某召妓、某某抛妻弃子、某某露点……

从前的我，自认很有定力，所以总以为，不正经的报纸刊物，看一点读一点又何妨？

现在的我，真的不敢再大言不惭。

何况现在不只是报纸杂志，还有科技网络、手机、光碟、电视……某些内容，其邪淫变态暴力污秽程度，何止万倍于报纸杂志。



我再也不敢考验自己的定力。

宁可被人讥讽笑骂老土愚痴、一问三不知，我都认了，始终坚持孔老师的非礼四勿。

其实，莫说拥有宗教信仰的人应该奉守不阅读不看邪淫文字或图片影片的戒律，即使是无神论人士，也要小心谨慎选择所看所听所读的内容，避免遭受污染。

别说是青少年，即使你是成人、中年老人，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成熟程度和定力。

今天的环境，已经不是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而是，学好一辈子，学坏半秒钟！

我们可以阅报、上网……但是，务必慎选健康的内容。



合艾的中国小姐



田埂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

.....



清溪漫流（散文篇）

在遥远的合艾，一首雄壮激昂的台湾名曲，由美丽大方的中国小姐唱了出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香客，喝酒的喝酒，谈天的谈天，侯德建的歌根本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我称马星两国的旅客为香客，这是因为他们白天去北大年的林姑娘庙上香拜神，晚上才来长江或者黄河，长江和黄河各别是合艾著名的歌厅。它们一定是中国人开的，不然怎么叫长江、黄河呢？歌厅的负责人说，长江和黄河一共有50多位，从中国大陆各地来的中国小姐。她们很少和泰国人接触，所以只会说普通话和她们的家乡话。

我们这一桌，虽然来自不同的区域，但彼此在语言方面都能沟通，不管是说普通话、国语、华语，咱们都是一家人。

虽然这时候是旺季，人们从各地来朝拜林姑娘，但是长江却不见得拥挤，可能是夜已深了吧！

有中国小姐的歌厅的确与众不同，各方面的花费也比人贵。每一位上台唱歌的小姐，我们都要给几百铢的贴士，所以，哪有中国小姐不喜欢上台献唱。



清溪漫流（散文篇）

我一时兴起，也上台唱了一首黄竹湘先生作词，郭莱顺先生作曲的歌，叫做《乡愁》：

再来的时候，你已不在小楼，
不再像往日那样，站在窗前望路口。
再来的时候，你已不在码头，
不再像上次那样，披着暮色数归舟。
是否，你熬不着乡愁，难道你完全不忘旧？
当你悄悄地，收拾行装，你已不再回首

.....

离乡背井的人们，多多少少会心情惆怅，但中国小姐丝毫都不在乎身在何处。她们只注意着泰国老板所讲的笑话，泰国老板一面说笑话，一面劝他的客人今晚一定要多喝几杯，不醉不归。

在合艾一久，中国小姐都学会了打情骂俏，懂得矫揉造作。泰国老板告诉我们说，中国小姐多数二十多岁，比泰国小姐年龄大，自然比泰国小姐精明，更加会巧言令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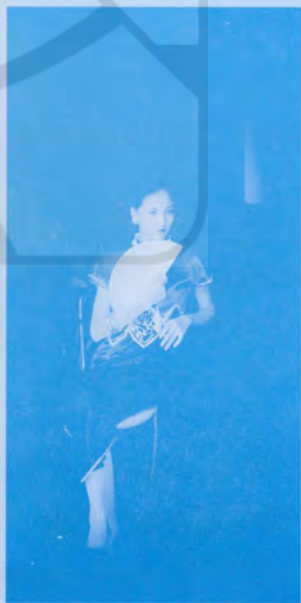
不同际遇的人有不同的故事。我们当中，来自上海的苏小晶故事最多。她告诉我们，她在上海、



清溪漫流（散文篇）

深圳、香港、曼谷的种种遭遇。来自泰北的李小姐，她的故事也令人感动。她是来陪伴我们的泰国老板秘书，曾留学台湾。她所讲的泰北民族风俗习惯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合艾有美女、醇酒及香艳的故事，怎能令人忘怀。奈何时辰将要黎明，回旅店回旅店，有家的得回家去。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合艾，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母亲

漠北羊



2007年10月14日黎明前，老娘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留下三餐予子孙们，安详地带走了84年坎坷的岁月。



老娘离世前那一两个星期，曾一而再地对我说，她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但是有两件重大的事无法了结。她说，这两件事是她一生中无法兑现的遗憾和悲伤。第一件是，我小时候得病，没有延医治疗，致使我成了残废的人。第二件是，她比家里的人早下船，但却迟迟未登彼岸。老娘的意思是说，她在17岁时结婚，18岁时生下我，理应在六十近七十的年龄当上太嬷（曾祖母）。她细数家里的姑妈们，每个在近70岁的年纪都已当上几个曾孙的太祖母，可是因为我未在20岁左右便成家，没有儿女，也就没有了长孙娶亲，使她无法在那个年龄当太祖母。她希望上苍能赐给她这一份福气，当了太祖母才离世。她说，这是她感到最光荣和骄傲的。

然而，她怀疑能否有这福份。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弟弟的大儿子才十多岁，而她已经老了，是风中之烛。没有时间等最大的孙儿结婚。

老娘的话勾起我近乎湮没的一段伤心往事。近6岁那一年，我忽然得了怪病。一觉醒



来，左脚好端端疼到不能走路。从那一天起，老娘背着我洗衣、砍柴、扫地、煮饭做菜，从天还没亮，工作到点灯吃饭；有时刨木薯片，煮喂猪的食物。老娘说，她一个人为四代人工作，煮四代人吃的饭，那就是：太祖母、祖母和爷爷、姑妈叔叔还有我。家里成员虽然多，但没有一个肯帮忙。我伏在老娘背上，疼的时候大声哭，她哄我，骗一骗我。我哭倦了，伏在她背上睡着。后来我发高烧，左腿疼得厉害；又呕又晕。在这段时间，没有人说该给医生看或江湖郎中打脉，也未曾求神卜卦问吉问凶。老娘身无分文，老爸又没有工作，她不敢向奶奶或爷爷要点钱给我治脚疾，更何况，在我得病时，爷爷也因肺病，昏昏沉沉，朝不保夕，近亲们也没有人见义勇为，指点老娘该怎么做。我吵着要看医生，老娘说这村里没有医生。我说去外婆家就有，老娘没说话。后来我知道是没有钱搭车去外婆家，所以不说话。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有一晚我不发烧了，可是下床走路，失去了平衡，老娘才知道我已成了瘸子。老娘很怨恨，很生气。她说她为全家的人工作，从无怨言。她为人人，但众多家人，没有一个可以为她，致使我失去了谋生的能力。她说这哪里是家人，而是众多的仇人。



当我反常地拐着腿走路时，一位堂亲见了，对老娘说，她的孙子患病时去市上看医生，而我却待在家里，难怪病坏了。老娘生气地责问为何当时不告诉她。那亲戚说是因为老爸讥笑她外甥是个瘸子，她要我不死也要半死。以我的状况来说是近乎半死了。老娘说，那堂亲是由恨生仇，致人于死地。

多少年后，老娘带年幼的弟妹上市看病，询问那葡萄牙裔医生。他说，在1938年他已经在那儿悬壶济世，而我是在1947至48年得病。那时候，很多儿童小儿麻痹症，经他医治后，大都复元。他告诉老娘，我的情况为时已晚，医不好了。

老娘说，我们家也应有人知道那位医生的存在，为何不说出来。如果带我去求医，虽然残了，也不该废到这个程度。她的结论是：老爸是爷爷买来养的，生性懒散，做事不认真，致使家里的人厌恨他，这也就连累了我与母亲。

在家中，只有爷爷对我们好。老娘说，当爷爷知道我是男孙时，很激动地对娘说，不管我是否还在求学，18岁时要我乞（讨）老婆，



还要大宴亲朋，他说做了太爷爷才能弥补9岁时跟乡亲到外洋谋生所经历过的悲苦生活。

然而，爷爷和母亲的梦都幻灭了。爷爷在我9岁不到之时去世了，留下的只是一段无奈的回忆。

因为身残体缺，我没有固定的工作，收入往往不能承担一己的生活，因此不敢有其它的打算。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而今岁数已是一个花甲加六了。

我们兄弟姐妹13人，在老娘如领头羊的引领下，为找寻青草地。我们三思才举步，与人说话，熟虑才开口。我们担心轻言妄语会酿成大水冲了龙王庙，担当不起后果。我们东求西乞，只为了要找一份割树胶的工作。堂亲们拥有大片的胶园，但不雇用妹妹们工作，主要的原因是怕我们穷，会偷胶汁胶片。为免以后是非之争，他们全雇用他人工作。堂亲间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亲戚们有人诬蔑和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在我们身上。老娘说穷使我们失去了为自己讨回公道的权利，所以，我们要忍着走下去，我们自生但不能自灭。



由于收入少食量大，每次买米都大费周章，有一次熬不着米煮粥而起了小风波，这事给一位富有堂亲知道了，她对奶奶说：“没米煮粥，为何不煮饭？”老娘对奶奶说：“她有钱，目空一切。”老娘以近乎诅咒的语气说：“不过，她所说的一切，老天爷在听。”老娘要我们做人要处处同情体恤和关怀亲朋为出发点。她说同样是一句话，为何不说激励兼安慰人的话，而往往这样的话，胜过给人一大笔的钱。

我们在老娘的引领下，度过了至亲们的诋毁、欺凌、陷害的日子，却在旧雨新交的激励和安慰声中茁长。渐渐地，朋友们知道了我们的处境，终于聘请妹妹们工作，我这些妹妹们为了讨生活全都在年纪小小的时候辍学了。弟弟的年纪比妹妹小，受的只是普通教育，工资极少。他们深知家境不好，都认真工作，将供家用后省下的钱储蓄起来，他们都在近40关头才成家。因此，侄辈们最大的如今才15岁，最小的侄儿要在09年才上小学。

2004年，老娘出席了姑妈孙儿的婚宴时很感慨地说：“人家的孙儿结婚了，我的孙子才过周岁的生日！”在感叹声中，透露了她已没有当太祖母的机会了。



老娘属于旧时代的女性，在她的观念里，一位妇女辛苦了一辈子后，可以给他最大的安慰而且光荣的，不是拥有金银珠宝，而是子孙满堂。她常常对弟妹们说，年青的一代，除了多念书外，也要向老一辈学习为儿女牺牲的精神，多养几个，过一个比较大的家庭生活。她说她嫁来我们家过的是四代同堂的生活，虽然偶有摩擦，但日子却过得快乐。

老娘对时下青年人，成家后不与父母同住感到悲伤。她说，如在他乡谋生，是情有可原，若在同乡，那就太不近人情了。弟妹们大都在外工作，只在逢年过节才能回来，这使她的生活过得很没趣。

老娘希望弟妹们要具有旧道德新知识，秉承我们的文化，并传承下去。

老娘终于走了，那一天午后，望着徐徐离去的灵车，我却无法送娘上路。我很伤心也很后悔，因为，身为长子的我，竟然无法在老娘有生之日了却她要当太祖母的惟一愿望，说来也真不孝。



女人·花

涵青



以前，不会欣赏花儿。直到几年前，新年的脚步近时，在早市在商场，看到满地满盆杂红、橘橙、蛋黄、淡紫的花儿，才惊觉，原来上天是疼悯我们的。没有她们的争艳，大地是灰色的；没有她们的情热，人间是冷漠的；没有她们，馨香散送不进麻木的鼻子；没有她们，吝啬的唇舌发声不出真善美语——薰衣草呵，你的紫你的香，是典雅的；茉莉花呵，你的白你的香，是清雅的；菊花呵，你的红你的祥，是君子的；向日葵呵，你的黄你的旺，是阳光的……

如今，搬了新居，旁边的空地，就成了花儿的天地。每天下班，拖着沉重的步履，拉着繁重的公事包，踏进了属于自己的空间，第一件事就是先去跟她们打个招呼。看到招展的花枝，闻到舒心的花香，那天的烦、闷、躁、怨，全都埋藏在泥土里了。我爱的花儿，是你们让我的视框里有着这美丽的风景线；我疼的花儿，是你们让我的心房里充塞着这清馨的芳香剂。

有人说，女人，像花儿；也有人说，女人，是爱花的。于是我想起了一支歌：梅艳芳淡淡幽幽的《女人花》。孤芳自赏，那花儿是寂寞的。花开不多时，花红也不多日；所以呵，堪折直须折……已有主人的名花，未必不会感叹。即使那人已住进了心间，然而，不了解花性，不洞悉花情，花儿是难以绽放笑颜的。女人如花，需用心呵护；女人心圃，也需耐心经营。

就让爱花儿的人，用一双温柔的手，去照料点缀大地的朵朵小生命；但愿疼女人的男人，用一颗细腻的心，去抚慰占据你生命的伴侣呵！

红尘中有你，梦里也有你。只等待有心的人儿，来仰慕你、欣赏你、看护你、疼惜你——

花儿、女人。



浩瀚人海

(小说篇)

只能留下回忆

朱颜



人在生命的尽头，会说出心中的话。当侄媳亚娟，握着妻子的手说：“年前，我割盲肠住在你家，你爱护我，喜欢我；现在你仍然爱护我吗？”

妻子紧握着她的手，频频点头。

“以前阿舜为了买卖屋子，使你不高兴；我爱阿舜，希望你原谅他……”

“……”妻子按摸她癌症疼痛的地方，不停地点头。

亚娟转过头，望着我说：

“叔叔，你看我很可怜……是吗？”我走到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说：

“你……不可怜，你……是一个好女人，坚强的女人……”

亚娟笑了，笑得如孩童那样。这一笑，把她末期全身的疼痛忘记了。她转过头，望着妻子说：



“婶婶，你不要走，你……要陪……我。”

亚娟又转向我说：

“叔叔也要陪着我；你们一人坐在一边……”

一周以后，传来了恶耗，亚娟去世了。

白头人送黑头人，是人生的一大悲事。

亚娟为了丈夫阿舜的业务终日奔波熬夜。
好人不长命，天神没开眼。

中午亚娟的灵柩被移到火化大楼。儿女含泪按钮，亚娟的棺木被送入火化场。几分钟后，一缕浓烟从火葬场升起；亚娟慈和的笑脸也随着乌烟消失。然而空中仍然响着她的呼唤：

“我要回……乡吃……团圆饭……”

然而，时光一过，团圆饭成了过去；往日的欢聚，只能留下回忆。





浩瀚人海

(小说篇)

大富由天

良木

古人说大富由天，小富由俭。但现代的人可是半信半疑，因为他们只相信大富由天，不相信小富由俭。此话怎说？其实理由很简单：人们买彩票、进赌场、买股票……这些才能赚大钱成大富，靠天！至于节俭能致富？屁！

小陈年近40，样貌谈不上英俊，但也不算太丑，中等吧！高高的、瘦瘦的、黑黑的，像个过动儿，一刻也不能安静。

也许是小陈的不能“安份”守己，屡误良缘，相亲相亲不知凡几，就是没一次成功。不是因为他嫌人，而是人嫌他，所以至今还是王老五光棍一条。老母亲心急之余不止一次地训斥他：说话不要那么快，会喷口水；走路不要那么快，女孩子哪能跟得上？吃东西不要那么快，一副馋嘴模样，吓坏女孩子。

可是小陈就是天生这一副德行，怎么改也改不了！小时候学校里的老师也管不了他：上课不是东张西望就是专拉人马尾，更糟的是趁其不备时揭老师裙底，如此这般搞得满“校”风雨，令校方大感头痛吃不消！不过那已是卅几年前的陈年往事了，现在可没有揭人裙底的劣行啦。不过“想”的欲望可能还是有的，不然也不会整天要妈妈带去相亲相看的！



小陈不但情场失意，事业更是一无所成。最有成就的一次是在小镇上一家摩托修理厂里当学徒，那是老妈子的一个远房亲戚经营的，还费尽唇舌才把宝贝介绍进去。干了大约三四个月，这不肖子竟看上老板的小女儿了！小妮子十六七岁，长发飘逸，娇丽动人。小陈也不管人家接不接受就展开猛烈攻势，死缠烂打，电话短讯无日无之。小妮子看在“亲戚”份上，只来个不理不睬，以为这样会使他自讨没趣而死心，不料小陈却以为佳人有意，色心大起，肉麻短讯和色情图片也开始用上了。性骚扰是犯法的，幸好小陈没有惹上官司，但却落了个“人事”两空的下场。

经此一役，小陈元气大伤。挫折之余，他不但不闭门思过，反而常在外惹事生非、流连夜店，没钱了就伸手向老妈子要。

就这样混了一段时间，小陈忽然混得是模是样起来了！

首先，小陈不用老妈子的钱就可以自己用现款买了一架好几千元的大型摩托车。高瘦的个子，穿上皮制的夹克，戴上名牌墨镜，骑在大型摩托车上，颇有威风凛凛的架势。从外表看起来，十足一个少不更事的飚车仔。

令人掉眼镜的是小陈开始获得女子的青睐了，而且还不止一个。看他今天载一个，明天又载另一个，令人羡慕不已！更令人侧目的是小陈不知从哪里赚了大把钞票。只见他到处大花特花，出手十分阔绰，就差在没有用钞票来点烟！因此夜店里的小姐，不论是本地娇娃、小龙女、金丝猫还是嗲声嗲气的人妖都对他如蚁附膻。



(小说篇)

浩瀚人海

最近小陈是不常回家了。但每次回来时总是大把大把的把钞票往老妈子手里塞。

“亚仔，节俭些，把钱储起来。”

“妈，有钱就用，俭什么！俭能发达吗？你看我，发达要靠天！”

“唉，好好找个好女子结婚，年纪不小了！整天无尾飞陀。”

“妈，您别担心。”

小陈叫人别担心，但老妈子还是担心了几十年了。

那天小陈又回来了。这次不得了，是驾着一辆簇新大房车回来的。车身光亮得教人目光不能正视。老妈子哪懂得是什么车，只觉得它很大很新，应该不是国产车吧！

“妈，我们搬家吧！我买了间半独立的。就在市区里！”

“什么？”老妈子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搬家啊！”

“搬家？”

“是，现在就搬。妈，你不用紧张，我已叫运输公司来帮搬了。”

小陈没说错，一辆大型货车跟着也到了门外。三四条大汉就开始动手搬东西了。

“那些‘家私’、‘雪柜’、电视机和洗衣机你们要就拿去，不用搬了。”小陈在督促着。

“亚仔，你疯啦？这些电器……”

“妈，你别紧张，这些旧东西都快坏了，要来做什
么？我都买了新的。我不是说过吗？赚钱要靠天！天送的。”



老妈子硬是不相信这不肖子有这样的能耐。

“妈，您看，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老妈子老态龙钟地从车里钻了出来。哗，好一间半独立“红毛楼”！

当老妈子走进屋里的时候，更是愣住了

家具都是新的，摸了摸，还是真皮做的！至于那台大大的、薄薄的、高高挂在墙上的电视机更是神奇了！

“妈，这是等离子电视，房里还有台较小的32寸液晶体电视。”

“这又是什么，‘雪柜’？”

“不是啦，这是海尔免洗粉洗衣机，妈以后洗衣就不必买洗衣粉了。”

“哪有这样神奇？”

“真的啦！还有这个最新变频冰箱，保鲜功能一流。”

老妈子真的给唬住了。张口结舌的，也不知是惊是喜！

“你哪来这么多……啊，亚仔，怎么这么大间屋就连一把风扇都没有？”

“妈，全装冷气的啦，哪里还要装什么风扇？你看，这也是环保保健空调……”

老妈子没话说。走进厨房时更是为之目眩。那个设计前卫的抽油烟机和那一排排玻璃壁橱什么的，简直就和豪华游轮处女号上的一模一样。

“妈，这屋子小，以后换间大一点的，可以做个游泳池。”



“不小了，不小了……”老妈子乐疯了，手指发抖地接连接了好几次才把大女儿的电话接通：“喂，阿女啊，你弟弟买了间……大……大……屋！”

兄弟姐妹都来祝贺了。

大哥买了张摇摇椅，说是让老妈子坐得舒服点，但是却担心在这样现代化的客厅里摆放这样老套的摇椅，会不会把客厅给“破相”了。

大姐不知要买什么，就送一套茶具聊表心意。

小妹则说家里什么都有了，就送一个精美大相框，说要把全家福镶进去，合家平安也。

大家甫放下礼物就急不及待地去参观大屋了。一班小辈侄子们更是肆无忌惮地嘻嘻哈哈四处游走。楼下四房，二楼三房，上面还有半层消闲室，专用来玩麻将棋牌，饮酒作乐用的。

“人这么少，买这么大间屋做什么？”大哥在嘀咕着。

大姐就在忙着教母亲怎样使用新式电器，老妈子就不白明那个不烫手的电炉怎能煮饭？那个没有洗衣粉的洗衣机怎样洗衣？还有那个……

过后，一日三餐就是老妈子的责任了。她老人家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使用什么电子炉啦、微波炉啦、保温炉啦

……

不过，小陈很少在家吃饭。只有入货出货时才会呆上一阵子。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原来，小陈做进出口生意了。至于是什么货，老妈子就不知道了。

“亚仔，你把房间都堆满了货物，到底是什么货？”

“妈，你别担心，那些都是直销的货物啦！我租给他们做货物仓库吧了。”

“但是醋油糖米、鸡蛋香烟……什么都有，都是直销的吗？”

“是啦！杂货嘛！”

“怎么有这样的直销？”

“妈，这就是天掉下来的喽！很好做的，包不会亏本，又没有风险！”

……

老妈子不明白，每次问了都是白问，就不多问了。

老妈子读书少，汉字却是识得不少，可以说全靠自我摸索，无师自通。看报和唱卡拉OK绝对没问题，但对于国语马来文就一窍不通了。每次顾客来拿货时，一拿就是几十包甚至几百包。老妈子反正闲着，有时就帮忙搬搬货，那一袋袋包装精美的白糖、美禄、饼干、香烟、鸡蛋……老妈子一眼就看得出都是上上等货。上面印着“Hak Kerajaan”字样，就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老妈子上菜市场时遇到亚狗仔的妈，两人聊了起来。老妈子知道亚狗仔的妈早年读过几年“红毛”书，于是趁机问她一下“Hak Kerajaan”到底是哪家著名直销公司。不料亚狗仔的妈疏于学习，早就把小时所学的忘得一干二净。但据她所知，Kerajaan 就是政府的意思。至于前面那个嘛……哈……不知道！



(小说篇)

浩瀚人海

老妈子忽然茅塞顿开，笑道：“我知道了，“Hak Kerajaan”就是“哈，政府”。上次我去中国旅游探亲时好像也喝过什么“娃哈哈”之类的饮品！”

亚狗仔的妈看到老妈子这么有信心，也就跟着吃吃地笑了起，“是喽，是喽！”

那天一早，一辆深绿色大卡车就停在屋后。全车包得密密实实的，就像一座深绿色的小山丘。两个全副深蓝色军装白腰带的壮汉军人本色地从车上跳了下来。

“怎么这次这样迟才来？”小陈打开后门。

“哎呀，因仄陈，最近上头查得很紧，恐怕以后有点麻烦了。”

“那岂不是……”

“没办法呀，还是小心一点好。万一……”

货源渐渐地少了。即使有也是一些如米粉、牛奶和鸡蛋等之类的小儿科，大单好赚的如香烟美酒、白糖白米之类就断市了。小陈心想上头查得紧是假，有人出高价收购是真！没办法，的确是没办法的。

小陈坐困愁城。老大忽然来了。

“老大，什么风把你吹来？”小陈连忙迎接。

“哈，听说近来不大顺是吗？”

“唉，黄肿脚不消提了！老大您有什么‘空头’可记得关照关照小弟啊！”

“哪里哪里！“空头”倒是有，只是……你有没有胆量？”

“嘘……”小陈四处扫了一眼，老妈子不在，“什么‘路数’？”

“最近我的工人有急需，有批金器想脱手。你看……”

老大富甲一方，油棕园多到他自己也数不清。至于手下工人嘛，也是天文数字啦！大部分是古铜色皮肤、口音特别的。这些人十分自由，来无影，去无踪，要来就来，要去就去，完全没有受到控制。据移民局统计，每日就有6000多个这样的人神通广大地自由进入我国。目前人数比我国印裔国民人数还要多，几年后会比华裔国民多，再几年后会比全国国民多，这是一加一的算术，不需要多加解释！

“你的工人……金器……有那么多金器？”

“嘘……”这次轮到老大故作神秘了，他一把搂着小陈瘦削的肩膀，把满口“烟屎牙”的两片嘴唇凑在他耳根：

“你知道啦，他们回国了，拿不了这么多嘛！”

“嗯……好啦！就帮你一次，至于价钱嘛……”

“哈！好好！我绝不会亏待你。”

“哈！多谢关照！”

“哈！彼此彼此！”老大像老鹰抓小鸡般把小陈拦腰抱起，抛在床上，然后泰山压顶地压在他身上，把小陈压得差点透不过气来。两个男人在床上胡搞了好一阵，老大满足地走了。

“小陈，以后继续合作，有钱大家赚，哈……”

“多谢老大关照！”

小陈送走了老大，拿出小布袋来，在掌心秤了秤，没有一斤也有十几两吧！打开一看，黄澄澄的尽是项链、手链、戒指、耳环。至于那个名牌手机、手表、打火机则是老大免费送的。小陈也满足地笑了。这个老大真够义气！平时逛夜店请吃请喝不算，今天还带来财路，真是天助我也！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哈政府”货源少了，但现在却有老大照顾，而且还越来越顺，越做越大，数码相机、手提电脑、家庭电器等都做了。说不定再过些时候连什么奔驰、宝马、本田也照做不误。大富大贵肯定是指日可待之事！这不是说笑，上次老大就介绍一大单电脑晶片，多少呢？一大卡车！不知如何地从国际机场货库直接运来的，价值700多万。惊世骇俗的机遇，小陈在震惊下犹豫不决，结果错失良机，至今还在懊悔不已呢！

最近小陈的豪宅越来越美轮美奂了。不但装上新式的白钢自动防盗门，屋前空地还请风水师造了个池塘，假山垂柳，喷泉飞瀑，小桥流水人家一一俱全。晚上五颜六色的灯光金碧辉煌，令人目不暇给。池里的名种锦鲤更是一绝，尾尾都是大有来头，价值连城。这些鱼儿曾引起宵小的觊觎，但全被那先进的防盗系统和四周装置的闭路电视吓退。曾经有两个发穷恶的非法移民不怕死，强越雷池，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被应召而来的巡警擒个正着。从此再也没人敢打它的主意了。

这天正值假日，门外却来了个不速之客。这仁兄不但施施然到来，还在大门外公然地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型望远镜往屋里窥探。接着就见他伸手在门铃上按了下去。

老妈子连忙走出来看个究竟。

“娘惹，Selamat pagi！”

老妈子国语不灵光，不敢多说，连忙叫小陈出来解围。

“哈罗，Selamat pagi！”小陈应声出来。

“因仄，我叫Wolifan，国家XX电来的。”那仁兄自我介绍，指了指衣襟上配戴的名牌。



“哦，窝里反先生，有什么事吗？”

“因仄，我查过你的电表，很贵呀！”

“是呀！”这句话正触到小陈的心头痛处。

“每个月二三百，一年就好几千，啧啧……”那人摇着头仿佛替小陈不值。

“是喽！越来越贵，有起没落，以后恐怕要四五百了！”小陈想起了汽油，以前每桶 20 多美元，现在 90 美元，他妈的！发电要用汽油呀！能不越来越贵吗？

“因仄，其实有办法可以每年省几千的……”窝里反眯着眼在试探。

“吓？果真？”

“果真！”

“如何？”

“嘘……”窝里反神秘地用食指朝天屈动了两下，叫小陈靠近点。

小陈识趣地将耳朵凑近。

“因仄，我可以每个月帮你调整电表一次……这样……每月就可以省下几百了……”那人仿佛怕隔墙有耳，把声音压得很低。

“果真？”

“果真！”

“多少？”

“哈！因仄，看行情啦！我们的市价是 20%！”窝里反的声音更低了，近在咫尺的小陈差点都听不清！

“好！哈……”小陈似懂非懂地屈指一数，300 的 20%



(小说篇)

浩瀚人海

是60，每月省240，一年省2880。2880者易发发也，哈……两年、三年以后，有起无落，多少了呢？小陈就算是捧着计算机也不会算了！

“好！哈……一言为定。再见……”

“不进来喝杯水吗？今天是星期日！”

“不，不！我很忙啦！还有很多家呀！今天要加班OT啊！”

小陈目送财神爷离去，由心里笑了起来，哈，天助我也！

老妈子不知道不肖子与那个人叽哩咕噜谈些什么。

几天后，老妈子终于领悟了……

小陈这几天像发疯也似的满屋装冷气，就连厕所也不放过，大概有十多二十个吧！平时无论有人无人也总是开多关少，总之整间房子就像冬天里的水晶宫般清凉！还有池塘里的喷泉和灯火也是通宵达旦地开多关少，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光芒四射和淙淙的流水声，令人心旷神怡！

老妈子起初十分不习惯，浪费嘛！可是那不肖子说尽管用，钱阿公的！所以日子一久了也就没什么感觉了。

老妈子没什么感觉，但小陈心里却有千千结。原来小陈近来闲钱多了，除了玩玩多多博彩、万字票、大马彩和搏杀云顶高原卡西诺外，股票也买了不少，尤其是蓝筹股“国家XX电”更是重点出击。这个从廿年前就垄断国家的XX电，是个不折不扣的国宝级企业，全国惟我独尊，别无分店嘛，所以无论全国大城小镇都有它堂皇富丽，极尽奢华的行政大楼。那些董事主席年薪几万万；决策人员几千万；行政人员几百万……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妈的！什么国宝股？”小陈大吐苦水。他从可靠人士口中获得内幕消息：xx电已跌到谷底，很快就会反弹。

小陈如获至宝，急不及待地在12令吉低价时趁低吸纳，大量购入……

油价飚升、年薪沉重、赘产臃肿、再加上成千上万个像窝里反这类职员，后果怎样？

半月后，这个国宝级xx电的股价，数年前是25令吉，现在呢？9令吉！

小陈懊悔误信道听途说的内幕贴士。但懊悔归懊悔，十几万“补仓”费可有得烦了。

老大又来了。

“小陈，”老大一脸严肃，“今天新闻头条有看到吗？”

“什么头条？”

“移民局发觉非法移民越来越猖狂，长此下去，恐怕三五年后我国人民有被沦为少数民族之虞，所以准备时行大扫荡了。被捕者立即被遣送回国，至于聘请非法劳工的业主则遭罚款十万，监禁一年，或两者兼施。”

“哗！这样我们不是……”

“唉，没办法啦！只有见步行步啦！”

“这样下去，我可完蛋了！”

“小陈，别气馁，天无绝人之路嘛……”

“话可不是这样说！老大，上次你不是说有批水货iphone手机？”

“哈，别担心……”老大一手揽着小陈的腰，两脚离地地把他挟进房里，“我有办法整罗里整罗里骑劫来给你，



哈，你要手机还是晶片？再不然我把整个油棕园给你，如何……哈哈……”

小陈像只杀人鲸口中的小海狗，抛上抛下，抛左抛右，全无反抗之力。

“老大，你可要罩着小弟啊！”

“放心啦，万事有我！而且，天无绝人之路啊……”老大露出满口黄牙。

“天……天无绝人之路？”

“是罗！这样才乖……只要有我在，包你……”老大口齿不清、口水横流。

“天……天……”小陈在喘着气，他忽然想起老妈子说的那句话：大富由……天……





浩瀚人海

(小说篇)

再见明月

驼铃

明月真的会来？查马说的可信么，不会是信口开河吧。

大家不见面都快40年了，人的模样与品行都会有一些变化。自己的除非照着镜子仔细端详，否则实在难以发现，这到底是一点一点慢慢地变。乍见之下，查马的变化却是一清二楚的，沉稳精干的神情跃然脸上，实在无法想像他年轻时会有那种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调调儿。嗯，当然， he 现在是成功的商人，是拿督，不庄重自敬都不可以呀。然而明月，她现在又是怎样的一个模样儿？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奇怪，既是夫妻，要探望的又是同一个昔日的老邻居，为何不相偕前来，偏要教我们尚未谋面的儿子带来，难道夫妻的恩爱老来淡化了？自己多心吧，从昨天查马谈到老伴近况时那种轻松的语气和神态看来，他俩显然是和好如初的。再说，如果，有什么有负于明月之处，他能不羞于再见这个曾经守望相助的近邻么。

母亲患的是一般老人的慢性病，除了自我调理的规律生活，实在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食物。但查马却送来了满满一袋子礼物，当我接过手时便觉沉甸甸的。后来取出收藏时，才发现除了日常果品葡萄和橙外，竟然还有一罐“康补灵”和一盒“虫草鸡精”。我想，这除了表达她对故人的敬意之外，恐怕还真有一点希望这些营养品能对母亲的健康起一些改善的作用。

母亲在当时的村子里，的确有一点特别的知名度。虽然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但在她那特有的求知精神的追索之下，竟然掌握了好些乡民常患的疾病的治疗办法。我们家里除了六神丸、惊风散之类的传统中药之外，止血止痛的碘酒、阿斯匹灵之类的普通西药也都是常备的。此外，她还常常在自己的椰园里，找来穿心莲、地胆头、大飞扬小飞扬等



(小说篇)

浩瀚人海

药草，而且能对症下药。当然，有时也不过是指示他们自行购买诸如清快水、疳积糖之类的便药服用，给一些乡民省下了看医生的费用。尤其是左右的马来邻人，更把她看成了中医师，称她为singse。查马的一家，当然也曾经受惠。

双溪地南到底是穷乡僻壤，难望有什么发展。国家独立后，我华裔人家便陆续迁移到邻近的市镇，而马来人家却只有查马一户搬迁。但他搬到了哪里，我们根本不知道。直到不久前才获悉，他在太平经商，已经发达了。据说，在政坛上也很活跃，似乎有意竞选国会议员。其实，这些都是平常事，既然贵为土著，只要脑筋灵活，可利用的机会多的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探望母亲来了。这样专程到来探望的昔日乡里，他还是第一个呢。

“查马，你能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实在用不着买什么东西来。”

“我不知道mak cik需要的是什麼，只按照自己的想法买这么一点。”

“破费了。”

“不，这实在算不了什麼，mak cik，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穷困。”

“那就好。”



(小说篇)

浩瀚人海

母亲望着查马，沉吟了许久才继续说：“儿女都长大了？明月呢，你怎么没带她来？”

“是，我们养了6个孩子，3男3女。娶的娶，嫁的嫁，都各自谋生去了。明月说，她也要来探望您。大概明天吧，周末，么儿赛夫不必上班。”

“那位当什么秘书的么？”

我随兴搭碴儿。

“市议会秘书。”

查马的回答简短。

“拿督还真有办法。”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加以调侃。

“高山，叫我查马吧，亲切一点。政治饭不容易吃啊，这份工作，是他自己找来的。”

“是么，我听说你打算竞选国会议员呢？”

“这是闲人的猜测。要做生意，便不得不参加政党，互相利用而已。”

“……”

一时搭不上腔，想了一想，觉得既然要亲切，有话就直说吧。

“欲壑难填，知足常乐，别不择手段地拼呀！要紧的是，你和明月能快乐健康到白头。”

“啊哈哈……当然当然……”



(小说篇)

浩瀚人海

一股邪气倏地窜上那张已然变得又粗又黑的脸膛。

不知为什么，彼此之间，突然变得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谈了。

现在明月也来了，说话可得用神一些，千万别再坏了这分别数十年才得再见的珍贵时刻呀。

如果不是早有了消息，她这身打扮，肯定被我和母亲认做是上错了门的马来妇女。浅蓝纱笼长及脚掌，嫩绿的长袖衣也盖过了手腕，头上还披着一方银丝镶边的白头巾，但我还是上前把她迎进了大厅。给她开车的赛夫跟随在后，虽然神态悠闲，却教人一眼就看出是一位无时无地不忘显示身份的公务员。微胖的身上，鹅黄长袖衣和猪肝红大领带，配搭不能说不相称，但在我的感觉上，却似乎有意拒绝人家接近。这是到你母亲老邻居的家，并不是上衙门办公呀。

母亲早已闻声从卧房里出来，大家互相寒暄一番，终于各自坐定。就快40年了，尽管您包裹得那么密实，我还是要一穷目力，看个清楚。

老，是老了。事实上，你也比我年长两岁。浑圆的脸庞已经被颅骨撑出了棱角，细嫩的脸皮也起了皱纹。不期然而然地，我同时想到：胸前那对坚挺的乳房，大概也干瘪了吧。



“你们夫妻真有心……”

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一向不喜欢明月，但这时还是有礼貌地向他们的到来看望道谢。

“其实，我常常都想起你们，可惜不会驾车。”明月好像觉得有点惭愧，不经意地轻轻一笑。

噢，她那微张的两片薄唇，仍然保有少年时候的那份纯真呀。

“不能叫查马载你来么？”

“别提他了。”

明月随即垂下了头。

赛夫注视着母亲，似乎怕她继续说出一些什么。

“为什么？”

这语气不对呀，我想找个比较间接的办法加以了解，但母亲即急不及待，单刀直入。

“简单说，他变了，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查马。”

“是么？他对人还是很热情的呀。”

不知怎的，我竟采取了这有违厚道的质疑。

“热情？是很热情！七老八十了，还娶了个十七岁的小女孩，比媳妇还年轻。”

噢，原来这样。

“我不很了解回教在这方面的法规，听说遇上这样的事，丈夫是需要取得元配的同意的呀！”



(小说篇)

浩瀚人海

“你不同意，他不是跟你吵咯。再说，他手有脚，谁管得住？”

“……”

这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多谈多伤心。还是想想看，该做点什么样儿的安慰比较适当。

“不过，你儿女都已经长大，而且也都事业有成……”

然而，到底也只能不着边际地加以扯谈。

“高山，你的儿女大概也都不小了？”

没料，我的话还没说完，她竟然突然转而问起我来，好像自己这晚年的遭遇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的妻子早去世，只留下一个女儿。这孩子心肠硬，出家当尼姑去了。”

“……”

明月静静地听着，没有任何反应，似乎并不懂得尼姑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想，不懂也好，免得有一天又闹着要脱离回教当尼姑，那可就麻烦多了。对于我这个无神论者来讲，一个人如果不能了解自然规律，那么礼选择一种他乐于接受的宗教信仰吧，反正都只不过是寻找精神寄托罢了。

“阿婶，我看你的精神还不错嘛。”

明月终于记起了此来的动机。



“一时还死不了。”

母亲轻轻地自嘲，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笑意。

“多吃一点滋补的东西吧。”

明月很认真地说，看来并非出于客套。

“有的，不过机能的退化，只能延缓，根本无法扭转。”

我的回答，也许她并不明白。不过，这也不要紧。她有信仰，一天轮到她，我相信她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活着。

明月和赛夫走后，母亲叹了一口气，说：

“咳，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变？”

我一时会意不过来。

“你看她还有哪一点像华人？”

“噢，这有什么关系呢。华人是人，马来人也是人。要紧的是心地要好。我看她还是跟从前一样单纯善良咧。”

“不管你怎样说，我就是看不顺眼，为什么要打扮成这个样子，不忘本么？”

“……”

我实在无话可说，明月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在入乡随俗的客观要求下，我们怎能奢望她特立独行，坚持不变。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小时候，你们常常混在一起，我实在有点担心你长大了会爱上她……”

母亲沉吟了片刻，才又悄悄地回忆说。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呀，她不也有情有义，看望我们来了。”

不知为何，一时竟然近于调侃地说了。

“可是她却不要你，而要了那个查马。”

母亲显然有点生气，出乎我意料地抛来了堪称残忍的一句，然后起身踱回卧室。

我曾经暗恋过明月么？说没有，又好像有一点；若说有，又好像并非那么一回事。

是的，小时候，尤其是在学校放假的日子里，我们邻近几家的孩子，便常常不约而同地到明月家里去，因为她的爸爸和哥哥大多数的时间都出外工作，家里空着。我们或在门前跳房子或在屋里捉迷藏，总是闹个不亦乐乎。

下午涨潮时，大家便泡在那条两丈来宽的天然河沟里。我们男孩子很野，互相泼水还嫌不够刺激，有时甚至抓起烂泥互相攻击。明月总是静静地没在水里，露出一个头，不远不近地观望着，从来不曾参与打闹。

那一天，只有我和明月两个人，大约因为觉得冷寂无聊，便想吓一吓她，借以引动气氛。我于是静悄悄地打从水底潜游过去，估计已经到了她面前，才霍地冒将身来。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哎呀！”

明月果然吃了一惊，慌忙退到沟边。就在这这时，她胸前的纱笼突然松脱，一对圆而坚挺的乳房随即映入眼帘。

“啊，明月是个大人了呀！”

我顿时楞住，一股犯罪感攫住了小脑袋，认为自己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明月红了脸，赶紧拉起纱笼。同时转身抓住一丛珍珠茅，准备爬上岸。

“不玩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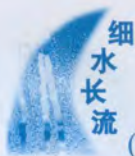
我有点失望。

“天快晚了，我应该煮饭了。”

她转过头来，羞涩地对我笑了一笑。

记忆中，明月仿佛从此不再到那里洗澡。

假设后来她选择的是我，结果今天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我想：应该可以同心同德过一辈子吧，最终的年老色衰，原是人生难免，只要两情相悦，那又何妨？



(诗歌篇)

小诗磨坊

秦林（新加坡）

1. 草原无名河

你以青春当彩笔
将草原蘸成一片绿色
不在乎人们忘却你

2. 天边

县挂在天边的星星
无私的奉献是你的憧憬

3. 黑雾

黑雾将黑旗插遍这混沌的宇宙
却无法插进太阳的心坎里

4. 古老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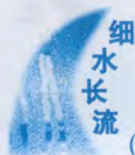
古老的河载着古老的歌
古老的歌啊载着古老的日出与月落

5. 那就是我

我就是田里的水牛
我就是河边的水磨

一朵浪花 微笑着
向多情的岩石献身
那 就 是 我





(诗歌篇)

6. 归来的星光
在踏碎的小径上
星光姗姗来迟

归来了就好
归来了 春天也一起归来

7. 天边的骆驼
骆驼
在天边渐渐踩出一道
七色彩虹

8. 心里装着谁
心里装着纯美的黑眼珠
心里装着纯情的笑靥

风雨之后
心里装着永远的童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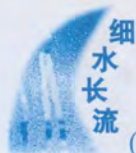


9. 弯弯的垂柳青春的山
渭公河畔没有弯弯的垂柳
青青的山轻哼《摇篮曲》
琅巴拉邦安然入眠

10. 教我如何不想他

微云在天上

织梦



(诗歌篇)

微风在地上

织梦

我在万籁俱寂时刻

将他永远织入梦中



11. 我爱你

一句话说出口——

像炊烟袅袅

在天空上云散

像回声悠悠

在山谷中旋转

12. 爱的哈达

爱的哈达

不幸被鲜血沾污

13. 驼铃

驼铃声声响

楼兰还在酣睡

驼铃声声响

等待姑娘睡醒



(诗歌篇)

14. 天路

死亡铁路载来16,000颗头颅

天路从太阳上跳下来
一路分送16,000朵欢愉

15. 草原之夜

大汗的铁蹄蹂躏草原的胸脯
夜色下 草原颤抖难眠
惟恐贞操再次被撕裂

16. 菩提树下

菩提树下枯等最后一叶落叶

17. 大森林的早晨

大森林每天早早和太阳白云唱歌
晚上就和花草虫鸟一起跳舞

人来了 大伙都不出声了
忧愁满面地瞅着大森林



18. 站在麦田边的姑娘

想回去梦乡追寻
麦田边的姑娘

重逢
似是醒来的另一章

19. 金风吹来的时候

雁儿
金风吹来时
请立即捎我一个电话

20. 乌苏里船歌

乌苏里江啊长又长
那头在大清朝掉了一截
就永远挤不上来了

21. 绿岛小夜曲

月夜
阳光牵着绿岛的手
走向春天

22. 怀念曲

仰望月儿从云团
笑盈盈飘下来

我在船上
早已沏好一壶思念



23. 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
将清流与浊流分开
又将它们集中江口



24. 我爱你 塞北的雪

塞北的雪没有重逢
喜欢悄悄轻吻大地

25. 鲜花陪伴你

忧郁
今天我看见你开怀大笑

该轮到那些妄图
吊死海峡疯子们痛哭了的

让鲜花永远陪伴
所有人中最不忧郁的忧郁



26. 故乡的小路

谁在远方哭泣
骑一匹白马过去看看

原来故乡的小路
在那里哭泣了60年

来，让我替你揉干眼泪
春天来了 60年终于等到春天



(诗歌篇)

27. 远方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向你走来
今年春天是多么料峭啊

她要诉说百年屈辱
她掰着指头从头细数
最后 她说如今流尽万古愁绪吧
一齐歌唱时代新气象

28. 无尽的思念

开满了栀子花的故乡啊
何时也能簪一朵在我心上
让我在这云烟变化的人间
永远都嵌着一颗金子的心

29. 海上的歌唱



海哟，睡吧
别在那里唱歌扰人清梦

如果北方雪融的消息进一步恶化
人们会抛开进行曲
向他们的子女喊话：
快回家去摇篮轻哼葬曲

30. 小城故事

小城永远没有冬天
也不会有夕暮

因为有一个爱写诗的人
他会将他的一生传奇
镶嵌在小城的雉堞上



母校的万阁楼

王元(中国西安市自立中学)



六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过去了。要走时，看着母校的一花一草，觉得万分不舍。

母校坐落在立新街北口，东临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堂，西边不远处是杨虎城将军公馆。

母校是因万阁楼而驰名的。万阁楼建于明代，传说它是为雷震子而修建的。你该看过电视剧《封神榜》吧，剧中那长着翅膀会飞的人就是雷震子。因为他为西周开国屡建功勋，姜子牙封他为雷神。万阁楼坐落在校园中央，当你走进校门，穿过乳白色教学楼，一眼便可望见修葺一新的万阁楼。万阁楼共三层，楼身不算很高，但很壮观典雅。楼基足有两米高，粗大的红色廊柱显得古朴大方。万阁楼四周是花坛。花坛里有许多美丽奇异的花，花坛周围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楼前新栽的竹子，大概是从楼观台“百竹园”采来的吧！看着这些可爱的竹子，自然让我想起清代诗人郑燮的诗句：“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当你登上教学楼，向北望去，万阁楼近在咫尺，可以清楚地看到卧在楼顶上的栩栩如生的脊兽，琉璃瓦坡型楼顶，四角向上高高地翘起。每当阳光明媚时，万阁楼楼檐伸向碧蓝的天空，显得金碧辉煌；当雷声大作、乌云密布时，万阁楼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

看着万阁楼，不由地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万阁楼虽然没有鹳雀楼驰名，但在我心目中，万阁楼是最美的！

涵青阿姨：
好久没给你写信。你们的刊物办得非常好，
我很喜欢。以下是我的两篇习作，请指正。

王元敬上
2008.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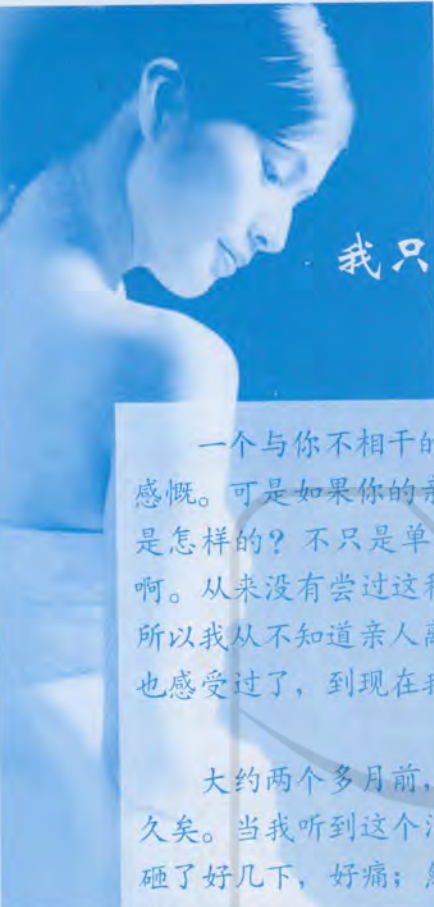
简评

人生像一套相簿，里面张贴了美丽与难忘的画面……

走过古老的教堂——来到万阁楼——仰望万阁楼——登上教学楼——平视万阁楼，王元同学从万阁楼的历史和传说带出它的外观形状。小作者以流畅的文笔将景物描写得细致入微；此外，加上引用郑板桥和王之涣的名诗名句作点缀，让人感到内涵丰富，意境高远。结尾，王元同学虽将万阁楼与鹤雀楼作对照，但却抒发了热爱母校的真情实感。

原文第一段中叙述“天主教堂”的那段文字，显得与主题有点格格不入，所以将它删去。

谢谢王元同学捎来的电子短讯，以及再次寄来的作品！这里，请王元鼓励身边的友好，将文章以电邮方式寄过来，“文学蓓蕾”确实需要更多美丽的花种呵！



我只能怀念你，姑姑

高丽虹（吉隆坡拉曼学院）

一个与你不相干的人去世，也许你会为此而有点儿感慨。可是如果你的亲人与你阴阳相隔的话，那种感觉是怎样的？不只是单单的感慨和心酸，而是痛彻心扉啊。从来没有尝过这种感觉，从没有试过有亲人逝世，所以我从不知道亲人离去是什么滋味。现在我明白了，也感受过了，到现在我也无法忘记那份悲痛的感觉。

大约两个多月前，我接到堂弟的通知说姑姑将命不久矣。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好像被重锤狠狠地砸了好几下，好痛；然而心里一直安慰自己：姑姑会没事的。

也许是因为血缘关系，怎么说爸爸和姑姑也是亲兄妹，所以虽然我和姑姑一年也许才会见一次，但是那种亲人之情的感觉却非常浓郁。听见亲人重病垂危，心里当然是希望可以立刻赶去见她。但是事与愿违，那段时间我必须上课，所以无法回去探望她。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哭过好几次了，因为我开始觉得恐惧。我恐惧的是即将有位亲人要离我而去，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



姑姑罹患癌症是很早的事情，她一直很努力地熬过去。我还记得姑姑和我们一起出席大堂姐的结婚喜宴，那时候的她是多么的精神奕奕。时间才过几个月，却传来这样的消息。忧心忡忡的我不能够立刻回去看她，只好靠亲人为我传送一切消息。我一直期盼周末快点来临，希望可以回去看姑姑。终于盼到了周末，可是我却听到了一个我最不想听见的消息——姑姑在见过她的家婆后，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

我到了姑姑的家，看见一群中年人在那儿谈着有关于丧礼的大小事情。大家的脸上都有哭过所残留的痕迹，而婆婆的悲痛可算是最大的。当时我心里真是百般难受。我来不及看姑姑最后一面，我也为姑姑的离开而感到心口剧痛！但是在那一刻，我不哭。大家用了多大的努力才止住眼睛里不受控制的泪水，如果我哭只会让大家的心又酸痛起来。姑姑的离去让我感到悲痛，而表姐的一举一动让我感到更心酸。表姐在姑姑患病时，一直不眠不休地照顾她。现在姑姑离开了，表姐是自由了，是不需要再担忧了；可是她却宁愿自己辛苦多一点，牺牲大一点地去照顾姑姑，也不希望姑姑离开呵！



在丧礼上，我一直努力地强忍着泪水。慢慢地走去看看姑姑的遗容。看着瘦得皮包骨的姑姑躺在棺木里，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了，我赶快把不听使唤的眼泪擦干。我知道我的伤心也不上表姐的痛心；我失去了一个让我感觉温暖的亲人，但是她失去的是她惟一的母亲。表姐忧郁的脸庞让我觉得心疼，可是我却无能为力。

夜深时，堂弟和我聊起天来。他以前常听说同学的家人离世，可是自己从来没试过，原来那种感觉并不好受。虽然他说和姑姑不是很亲昵，可是亲人的离去难免会有些心酸。堂弟和姑姑虽然住得较接近，但是交流并不多。他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姑姑每次见到他都会摸他的头，而姑姑的手都是热热的。我回想以前，每次我们回到家乡，姑姑都很热情地欢迎我们，还会疼惜地用手捏我们的脸颊。不过我们不是朝夕相对，而是一年才见一两次面，所以有时难免会表现得比较拘谨。可是姑姑都会说：“你和我都是姓高的，我们是一家人，不用害羞。”那种感觉很开心，因为姑姑是真心把我们当作一家人。



丧礼的最后一天，大家准备让姑姑入土为安。在法师的带领下，我们都去瞻仰遗容。大家排着队，一个跟一个地俯视姑姑的最后一面。大家在看着躺在棺木里的姑姑，悲从中来，眼泪也稀里哗啦地流了出来，泪水像决了堤地不停从眼眶滑落。我不断拭去脸上的泪水，不让大家看见。婆婆看见自己的女儿躺在棺木里，一个老人家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离开，那是多么的残忍啊！婆婆扶着棺木哭得死去活来，还不断责备自己，真的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我看着表姐用手帕轻轻地拭着姑姑棺木上的玻璃，嘴巴念念有词地好像在跟姑姑说话一样；看见这一幕，我们都不禁心头紧了起来。

我们一步一步地跟在灵车后面，路途上有人默不作声，有人痛哭流涕，有人难掩不舍之情而悲伤号啕。我只是强忍着泪水，不断回想过去和姑姑的种种。想着想着，泪水也不自觉地滑落到嘴角，那些回忆是我无法忘记的。每次到姑姑家，姑姑都会对我们扬起慈祥的笑容，迎接我们，关心我们的学业，关心我们的健康。从此以后，我们不会再感受到姑姑的关怀，不会再看见姑姑的笑容，不会再有一双温热的手抚摸我们的头了！姑姑再也不会捏住我们的脸颊或手臂说：“你胖了！”。以后的日子中，姑姑将不会在我们生命中担上任何一角，她只会成为我们的回忆，和我们追悼的对象。



丧礼过后，我们慢慢地徒步回家。大家在送走姑姑后，都非常有默契地绝口不提姑姑的事情。我也收拾好一切的东西准备回去继续我的学业。

每次回想姑姑，我的泪水还是会不自觉地跑出来。也许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今年的新年姑姑不在了。回想起去年的新年，我竟然没有回来，只因为要和朋友去玩，真惭愧！以前的我很傻，以为亲人会有很长的时间与我们相处，认为错过一次与亲人相聚一起的机会也没什么大不了，渐渐忘记原来死亡之神也是会随时向至亲敲门的。最后，我们很可能会因为一次小小的错失而抱憾终生。

与其有一天会后悔，不如现在学会珍惜眼前人。姑姑的离开，让人哭过、痛过、悲过、伤过，但是试想想有生必有死，世界万物循环不息。也许在姑姑离开的那一刻，远处正好有一班亲友欢天喜地地迎接另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呢！凡事也有两面，只要换个角度看就好。

姑姑，安息吧！

简评

人生如一部大小说，记载着每个角色的故事……

这是一篇以情真意切的语言来叙述亲人离去的悲痛文章，丽虹同学写得很动情，尤其是写：（一）“与我不熟的姑姑见面时，显露出一血浓于水的亲情”；（二）“丧礼以后，姑姑将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担上任何角色，她只会成为回忆……”（三）“以前的我很傻，以为亲人会有很长的时间与自己相处，认为错过一次与亲人相聚一起的机会也不打紧……渐渐忘记原来死亡之神也是会向至亲敲门的……”

然而全文过于平铺直叙，缺乏起伏，此外，词汇欠丰富，文句也欠简洁。因此请丽虹同学在遣词用字和表达技巧方面下工夫。这篇文章由于没有标题，所以为她写下《我只能怀念你，姑姑》。

编后语：“文学蓓蕾”三篇作品皆以电邮方式发送过来，这是很好的现象。欢迎老师们鼓励有兴趣写作的同学把作品寄来“文学蓓蕾”，谢谢！

你在看什么？

玉果（怡保圣母女中）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生中，我们必定会有许多的经历和不同的感受。

就算那只是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却足以让我们永远难忘，并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笑柄。虽然我才14岁，但我所遇到的难堪事件也不少。然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件发生在我12岁时的事。

那天，晨光初现时，我就已起床了。早起的我，虽然已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的状况，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我很期待，也很紧张，因为那天正是跆拳道考试日。由于自己信心不足，我一大早就起身练习了。不知不觉，还有15分钟考试就开始了。我精神一振，急忙穿上制服，赶到体育中心去。



抵达后，我还来不及绑好松掉的裤带，考试就开始了。身为新手的我，是第一回的考生。为了不想影响考试的进展，我就不进洗手间绑好裤带，赶紧和大家一起上场。我心想：反正裤带是不会脱的。上次在训练时松了裤子也没掉下来啊。于是，我便自我安慰，信心满满地去考试了。

这一次的考试，我竟然被编排站在考官前面。天啊，这回可要好好表现自己了！考试顺利地进行，直到最后那个环节。教练示范了一连串的踢法，让我们跟着做。由于急于表现，我便想以最快的速度踢完，但是踢到最后那个动作时，我不小心踩到自己那过长的裤脚。由于没有把裤带绑紧，我的裤子就这样滑落到地面了。考试心急的我一点儿也没发觉，继续完成最后那个踢法。

突然，我觉得气氛很怪异，便停了下来。我望向考官，他的表情真奇怪——他的眼睛张得好大好大，好像快要掉出来了。更奇怪的是，他正看着我。我觉得事有蹊跷，便转头看站在我旁边的溪云。溪云也在看着我傻笑。“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教练也不再给口令了，场面一片肃静。我再转向站在我另一边的

明杰。他的表情也好奇怪，好像我脸上长了象牙似的。我问他发生什么事，他也只是傻笑。顿时，我很生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这样看着我又不睬我呢？

静。一秒、两秒、三秒……现场依然保持肃静。这种死寂让人感到一丝丝的不安，让人不寒而栗。我纳闷极了。我转圈观察周围的人的表情。正当我转圈时，我的脚踏到一块布料，好像是裤子。我愣了一下，往下看——

天啊！老天爷是在跟我开玩笑吗？这是多么难堪、多么丢脸的事啊！我先是吃了一惊，接着便立刻坐下，怎么也不肯起来。大家看到我的反应，开始大笑了。更可恶的是，考官也忍俊不禁，用手捂着嘴笑了起来。我的自尊心严重受到了打击与创伤，留下了至今也无可磨灭的痕迹。向来挺刚强的我，已潸然泪下，两颗晶莹剔透的泪珠不受控制地滑落我那略泛起红潮的脸颊。幸好，一向了解我的教练仍然镇定自若，脸上一片严肃，立刻叫在场的所有人先出去回避一下。最后一个离开的教练在关上体育中心的门前，不忘投来一个安慰的眼神，使内心大乱的我恢复了原

有的信心。全部人离开后，我才以最快的速度站起来穿好裤子。当然，这一次我不忘把裤带绑得紧紧了。

每当想起或听别人讲起这件事时，我都会满脸通红，恨不得立刻钻入无底洞，再也不要伸出头来。是的，毕竟这是我有记忆以来最难堪的一件事。

简评

人生像一本日记本，里面记录了许多辣苦甜酸……

玉果同学独出心裁地选取：“在众人面前掉裤子”毕生难忘的事进行描述，显得新颖有趣。然而，在用词遣字方面稍有词不达意之憾，且有些句子过于冗长，造成节奏不够紧凑，如：第一和第二段重复用了几个“经历”（已修改）。全文前半部错误较多，尤其前面两段；结束前的三段文字就写得自然生动了。此外，把题目换成《你在看什么？》比之前的《难堪》或《一件令我尴尬的事》更加吸引读者。加油，玉果同学！



寻根之旅 (一) ——姓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晓晨 (新加坡)



去年年底，太太及其散居世界各地的亲人，一起出席参加了一个在厦门举行的宗亲大会，我亦随团前往，顺道作首次返乡之旅。

大会除祭祀仪式外，尽是在探讨一些寻根认祖和历史文化等课题，最后是交友叙旧和歌舞娱乐的节目。



主讲者都是饱学之士，引经据典，语言生动活泼，让人得益匪浅，使我对中国历史豁然开悟，有了全新的认识。

由于中国背靠欧亚腹地，面朝浩瀚的太平洋，四周又有高山峻岭、沙漠和海洋的阻隔，所以在史前和文明产生之初那种历史条件下，根本就很难与外界联系；因此中原各族是自成一个体系，在他们各自的神话里，都把伏羲当成人文初祖。这就是说，56个民族本来就是同祖、同源、同地、同文化根脉的民族，都是“多元一族”，是同源分流多支的兄弟姐妹；而各支又各自以功勋业绩得“氏”称“民号”，有各自的文化特点，也有共同的文化基因，立“氏”必兴都封土，立“氏”长久，必成宗族部落，当部落强盛到一定时候时，就会被拥之为天下共主，甚至立国称王。

无论是汉族或是少数民族，大家都有族姓，而“姓”这个东西，在古代分列为“姓”和“氏”，姓产生于母系社会时期，带有女字旁的姓是最古老的姓，如姜、姬、嬴、妫等，也是最早的族，因为古代的姓，全是族称，有了姓后，才有讲究人伦，才不至于乱婚乱伦，这是人兽揖别的最重要之处，也是后来的优生劣汰之别。



由于黄河、长江两河的中下游地区，是当时最肥沃，生存条件最好的地方，所以这里一直以来被认为之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在远古的三皇时代，天下不征而治，各族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自黄帝起，天下征伐不止，尤其是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与涿鹿两战，以炎帝蚩尤牺牲告终。随后，蚩尤族人力追随者三苗九黎的部族仓皇渡黄河南逃，从此散落中原各地，被边缘化，沦落为黎民（即九黎的子民）百姓，或少数民族。

据说黎族的“火把节”即是来源于当时那些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连夜举着火把，赶着水牛，翻山越岭的逃亡，从此就被当成一个节日来纪念。这好比福建人在正月初九，一定要用一对完整的甘蔗来祭拜天公一样，都是约定俗成，自然而然形成的。

后来经过多次的人口大迁徙和不断的征战，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部分少数民族自动或被迫加入了汉族大家庭，也有一些汉族到其他民族聚居区入乡随俗，变成了少数民族的一员，从此大家都不单纯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混杂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找祖，找族，追根溯源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寻自身的先天与后天的基因和文化来源。一个没有文化传承的民族，一个忘了祖先，忘了民族的血脉、族脉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就“天柱折”了，精神大厦垮了，这个民族就一定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是个认奶不认娘的群体，是一批无主孤魂野鬼。

中国人的“法天敬祖”，“祭祀祖先”是个优良的传统，他们把祖先放在一切信仰之前，以知祖敬祖爱祖为荣，以忘祖卖祖媚外崇洋为耻。

祭祖的主要意义其实是缅怀先辈，崇拜人杰贤圣，继承德业，增强宗亲的亲合力和凝聚力，是为了再造辉煌，是为了民族的魂魄，不是搞宗教活动，更非为了迷信造神。

中华儿女都具有先祖的顽强勇敢、坚韧不拔、刻苦耐劳、能随时适应环境的性格，他们无论移居于世界何处，都能保持住这种品格，气质和文化传统，都能自觉的意识到自己是炎黄子孙。

顺带一提，他们对乡土都很有感情，由此演变成对同乡的人或物的依恋，于是有“乡亲”一词的出现。又，由于古人常在屋茅栽种桑树、梓



树，遂演变以“桑梓”一词来形容家乡，同乡人就叫“桑梓兄弟”，亲如同胞手足，在外可激发成患难与共的神圣情感，又是保家卫国的思想源泉。

“万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这是很多同乡会馆常用的对联。乡谊，经常使人亲切、温馨。

姓氏里又分直系，友裔，姓字头的复姓（如高姓，有高唐氏、高辛氏、高陵氏、高丘氏、高阿那氏……），还有他姓改本姓，本姓改他姓等等。

最令人感动的是，当会议将结束之前，有一台湾同胞经别人的介绍下，跑来找我太太的四叔（他是地方氏族谱的编者之一），要了解他祖辈的家谱，由于他的先人是早期由丰顺去了厦门，后又由厦门入台的拓荒者，离现在时代已久远，手头上又无文字资料可资查阅，但只要有祖先的名字，当时的居住地址，借助国内现有资料，细查之后，还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这事件叫人留下深刻印象，真是血浓于水，这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一枕书香

邱俊伟 (中国)

我总是在想，喜欢写作的人，大多数都是酷爱阅读和习惯于幻想的吧？读的书和梦一般的幻想一旦多了起来，就会自然而然地抓起笔来。

我其实真的应该算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有时候想练书法，有时候喜好素描，有时候偏爱下棋，有时候想去登山观日出，有时候又想去临海看晚霞。不过，对于阅读，我却是真的从没有停止过，如同从未停下自己的脚步。于写作，我更是丝毫兴致不减，每日必写上一段。假如让我离开文字，正恰似活生生的鱼离开了水，那就会干渴、僵硬直至死去。

每晚的窗前，我总喜欢洗静手，拧亮灯，摊开纸，拿起笔，手托腮，脑海里浮想联翩，日子久了，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其实，我写作的所谓的“作品”，绝不能算是什么创作，只是亦喜亦悲的回忆罢了。我想，自己的很多文字其实是写给自己以后看的，是对往事的依依眷恋，是对岁月的深深怀念，也是自己情感的真实抒发，如此而已，充其量是自己原始的记载。



如果非要说是给别人看的，那么我写的东西就是写给和我灵魂可以相通的人看的。或者说，我是在苦苦寻找另一颗心有灵犀的灵魂。行走在文字之上，我不敢说能够感动别人，我却真的可以感动自己。

这世间，也许没有比文字更能表达自己快乐和忧伤的方式了。不论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尽人意，不论我们经历过多少骇人听闻的苦难与忧伤，等到下笔为文时，文字如三月果园里簌簌飘零的梨花，浅浅淡淡，飘飘荡荡，无声无息，渐落渐远，丝毫不着痕迹。

文字实在是世间难得的好东西。好的文字，读后，口齿生津，唇颊留香。文字的香味，一旦弥漫开来，如含苞欲放的梅花，孤傲、轻愁、晶莹剔透；夹杂着如绒如絮的白雪，干净、自在、而又漫不经心。那些渗透在文字外的淡淡的伤感，就如菲菲细雨撒落在长满苔藓的寂寞长巷里的青石板上，细腻、清爽，而又古色古香。

岁月里，总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没办法留住的；有时，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连一个招呼都不打，顷刻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岁月是曲折的河流，生命是流淌的落花，我渴望自己能是岸边静坐着凝神聆听着水声的那个痴痴书生。



孤独处，找一方静土，坐看云卷云舒；寂寞时，燃几烛檀香，笑对花开花落。

我很少看电视，也不太喜欢看电影，我就喜欢让自己沉浸在文字的香味中。也许会有人说我虚伪，我也只浅然一笑，其实，别人的态度于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一直在记录着生命的过程，一直在思索着生命的意义，并一直在享受着写作和阅读的乐趣。我找不出还有什么方式能更好的用来留住记忆里的美好和忧伤，于是，我就自己在文字里欢笑，在文字里叹息。除了文字，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剩下什么？不是故作，是真的。

也只有夜深人静或一人寂寞独处时，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才悄悄地粉墨登场，如烟的往事也就像阳春江南水乡的雨丝儿，飘逸、温柔、轻盈、清淡。于是，一不小心，自己的眸子里也铺天盖地地飘起了小雨，细细密密，缠缠绵绵，没完没了，无休无止。孤独时，感觉自己的心就像游离于喧嚣尘世外的蝴蝶，真渴望从此能够永远不再飞回来。

生命的旅程，其实是伴随着曲折和痛苦的，有文字相伴，我们会在书香里变得豁达、大度、宽容、博



爱。有文字相伴，忧伤会像古老小镇桥下的乌篷船蜿蜒而去，欢乐会像莲藕丛中间木桶里的采莲少女飘然而来。

人生的路有许多的岔道，只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每一条岔道的前面是什么？生命里有许多的无奈和遗憾，只是我们常常是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之后才知道醒悟。

喜欢枕着书香入眠，梦境也分外的清秀和绮丽。

不敢想像没有书读的日子，不敢想像无法写作的生活，那会像是一具行尸走肉。

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一些深烙在心灵深处的情愫，一些想要写下的句子，一些读过后泪流满面的情节，都飘浮在细腻清秀的唐诗宋词里。

记忆如花，往事如烟，思绪如蝶，微笑如酒。转瞬间，零乱的忧伤贴在生命的土墙上竟长满了血迹斑斑的苔痕，而逝去的岁月带着撕心裂肺的疼痛，一如飘在流水里的枯黄的花瓣。



在黑龙江时，一直喜欢读书，那时候读书的心境是清纯和高雅的。在新加坡时，常去图书馆阅读，那时候读书的心境增添了张狂和滑稽。在沙地阿拉伯时，我读着好友寄来的刊物，那时候读书的心境搀杂了虚伪和圆滑。今天的我，行走在北美州的凯克斯群岛，依旧是无书不能眠，只是自己读书的心境是多么的沧桑和无奈。人却是不可能一直不长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毫无掩饰的真诚和灵秀竟悄然而去了。

有很多的记忆总是要远去的，在岁月和光阴里逐渐模糊。有太多的花朵终究是要枯萎的，在凄风冷雨中碾化成泥。

又近中秋，我欲与明月共举杯，只是冷酒未尽，热泪先流。

有人在电话里问我，你现在是在中国的东侧还是西侧呀？我想了好久才知道，自己不是在东侧，也不是在西侧，我是在地球的另一侧。

好久就想写一段这样的文字了，只是，我一直困惑的是，听过了，读过了，写过了，看过了，又能残留多少的感慨和感动在漫长的岁月里呢？



有时，夕阳余晖下，我徘徊在大西洋的沙滩上，
我会恍惚地感觉自己是走在故乡黄海边上的涛声里。

半缕清梦，一枕书香，写下以上的文字，仅是为
了纪念自己这次北美之行，如此而已。

(写于北美州凯克斯群岛)



《清流》文学季刊赞助人捐款
(01/01/2008至30/06/2008)

捐款人	RM
孙速蕃	200
邓长辉	200
陈泽坡	120
驼铃	100
梁彩珠	100
邓长权	100
陈雪风	100
卢丽琼	100
张碧华	60
霹雳老友联谊会	50
李亚志	50
陆赛霞	50
谢晋乔	50
关家慧	50
刘佩纓	50
冰谷	34.60
刘志雄	30
李令维	30
萧瑞群	30
吴艳琦	30
林建南	30
赖石	30
郭森祥	30
鍾月梅	30
萧今	30

清流潺潺（新书介绍）

1. 《爱妆扮的天空》（童诗集/邓长权著/菲鱼出版）
RM18.00
邮购地址：TENG AH BA
1 - 03, BLOCK A, EVERGREEN VILLA,
39200 RINGLET CAMERON HIGHLANDS, PAHANG.
2. 《生命的光亮》（小品文/章钦著/怡保观音堂出版）
RM15.00
邮购地址：CHONG KIM KWEE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3. 《燄火》第24及第25期（文学杂志）燄火出版社出版
RM6.00
邮购地址：CHONG KIM KWEE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4. 《赤道风》第70期（文学杂志/赤道风出版社出版）
RM8.00
邮购地址：CHONG KIM KWEE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清流》邀稿创作使生命的艺术精神延续.....

留意：从65期起，凡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有关文章的思想观点，并不代表本刊，同时接受有异风者来稿提出，借供切磋。举凡评介、小说、诗歌、戏剧、相声、创作词曲等，未经发表的作品，均所欢迎。翻译作品则请附原文。
- 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删改权，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 来稿请缮写清楚，字迹潦草者，恕不受理。
- “文学蓓蕾”栏欢迎在籍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来稿。
- 请于稿末注明作者中英姓名、通讯处、电话或电邮地址，若无，恕不处理。
- 欢迎世界各地华文作者赐稿交流，经发表将获赠本刊。
- 各类文稿请按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 * “评介、戏剧、相声”请寄王枝木先生
4, Tmn. Seri Delima, 33000 Kuala Kangsar, Perak, Malaysia.
 - * “小说”请寄紫梦羚先生
136, Kg. Sebe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300 Air Tawar, Perak, Malaysia.
 - * “散文”请寄一介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 * “诗歌”请寄章钦先生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 * “文学蓓蕾”作品请寄涵青女士
40, Jln. Pengkalan 2, Tmn. Pengkalan Jaya,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e-mail: qingqing_428@yahoo. com. cn,
 - * 原创词曲、书法、绘画、摄影及手工创作作品介绍请寄章钦先生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nk, Malaysia.
- # 电邮投稿请提供(.txt)纯文字形式存文稿#



霍甯文艺研究会四十周年会庆

创会会长徐持庆

不断潺潺绕涧幽
心存艺海共悠悠
几番风雨摧红蕊
一片云霓润绿洲
但以文章供化俗
未争名利觅封侯
四十年来何所做
清流亮丽砥中流

文艺会像一股细水股不断地绕涧幽幽长流，会员们随着这股长流的细水在艺海悠悠而泛。文艺会这朵红花经历过风雨多番摧残，所幸尚有一片云霓滋润着这沙漠中的绿洲。文艺会是以文章来提升与亮丽社会人生的，会员们不是以争名夺利来博取个人的禄位。四十年来文艺会以什么来傲视文坛呢？它是以仿似中流砥柱般的一股亮丽清流而觉得自豪！

27.7.2008

班顿汉诗

霹雳河水清清流越山川，
文艺花朵芬芳飘荡心间。
研究中华美学心悅頤欢，
会集文友惜惜心手相牵。
涵青

四十耕耘

日期：2008年7月27日（星期日）
地点：怡保丽都酒家
活动：霹雳文艺研究会40周年庆典暨
筹募活动基金晚宴。



联合剪彩。



鸣锣仪式；右起：会长钟钦富，倪可敏州行政议员，工委会主席王枝木，霹雳南大校友会会长周增喜，李荣德（胡万铎代表）及李家就。



文艺会名誉会长，也是《清流》创办人驼铃致词。



表扬历届会长。



表扬《清流》编委。



文艺会前会长，为《清流》封面题字的著名书画家叶兆熊，当众挥毫李白诗：《望庐山瀑布》。





封面:宁静溪流
上:荷蜓喜乐
中:荷香四溢
下:荷笑鱼欢

胡秋美画家

1. 霹雳美术协会理事
2. 青山书画研究会及
马来西亚国际现代
书画联盟会会员
3.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
各地联展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